

革命故事

7247.8



不平静的山村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革命故事

毛 主 席 语 录

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

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。他们对于亡国、共产是不甘心的。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，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，敌人还要进攻的。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，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就是说，不可避免的。人的意志想要避免，也不可能。只能因势利导，夺取胜利。

I 247.8

31

目 录

不平静的山村

..... 桐庐县横村公社深畈大队 吴文和 (1)

雪地追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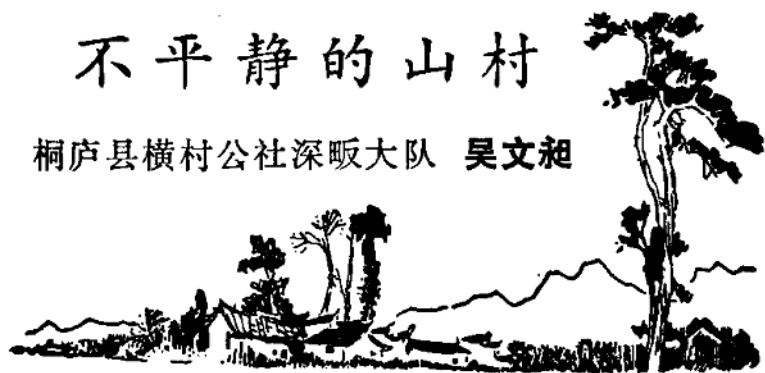
..... 平阳县桥墩公社五星大队 张廷明 (19)

活捉飞贼

..... 玉环县 王克宏 (38)

不平静的山村

桐庐县横村公社深畈大队 吴文昶



山坞里，有个小小的村子，是红光大队的一个生产队。全村一塌刮子十七户人家，统统姓王，因此叫做王家坞。表面上看，王家坞没有一户地主、富农，也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，因此有的人就认为王家坞是个很平静的山村。

王家坞有两个共产党员，一个是去年从部队回来的退伍军人，名叫王志坚，二十四岁。这个人路线斗争觉悟高，阶级斗争观念强，对原则问题寸步不让，对集体利益看得

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，谁要是损害集体利益，那怕是自己的爷娘，他也勿买账。因此贫下中农都很信任他，选他当了生产队会计，而且还是大队党支部委员。

还有一个就是经济保管员王长生，五十二岁。这个人生产经验丰富，村里情况熟悉，识字不多，记性蛮好，办事也很仔细。但由于赞扬的话听得多了，对自己缺乏一分为二的观点，办事情有点主观，而且还不大肯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。

这两个共产党员经常在一起看书学习，研究工作，有商有量。因此，入冬以来，虽然队长带了部分社员上了公社水库工地，队里的工作还是抓得蛮有起色。

有一天晚上，他们碰在一起研究工作，又一起学习了报纸上一篇抓农村阶级斗争的文章。王长生说：“我们王家坞蛮安耽，没有阶级敌人破坏这种叫人头痛的事体。”接

着念了一首顺口溜：“王家坞，蛮太平，没有地、富、反革命，叔叔大伯亲连亲，关起门来一家人。”

志坚把这首顺口溜搭了搭味道，感到勿对头。他问王长生：“你这是从哪里听来的？”

“张林花。”

“张林花！”这个人引起了王志坚的深思。

张林花是啥人？张林花是个寡妇，解放那年从外地讨饭到这里来的。据她自己说，她丈夫和儿子被国民党杀害了，她抱了个小女儿逃了出来。王家坞人把她收留下来，从此就在这里安了家。土改时，她还诉过苦，眼泪流了不少。后来，同本村一个单身汉结了婚。但是夫妻之间并不和睦，三日两头要吵架。三年前，她丈夫病死了，她说：“这男人死了，我就透气了！”从此，她经常到

王长生面前叹苦经，王长生看她寡妇孤儿的，很同情她，常常给她一些帮助。后来张林花又答应把女儿给长生做媳妇。这一来，两家礼来礼往，更加亲密。

对这个张林花，王志坚是警惕的，他听到好些群众对她有反映。有的说她表面装穷，经常是“饭上一撮烂干菜，饭下一块猪脚胖”，有的说她不但自己向生产队借支钞票，还煽动别人到队里借支，还有人看到她经常在家里偷偷吸烟、喝酒。志坚把这些情况同这首顺口溜联系起来一想，从中闻到了一股味道。他再把最近大队党支部告诉他，说是外地来信揭发，有个名叫王海华的女地主隐藏在这一带的事情联系起来，更感到中间有些奥妙。于是，他提醒王长生要增强阶级斗争观念，说这首顺口溜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信号。王长生听了，淡淡一笑。

第二天一早，有人告诉王志坚说，王林

根的儿子病得很厉害，而王林根又上公社水库工地劳动去了，他女人急得没办法。王志坚一听，心里想，林根家是吃口多劳力弱的困难户，但他们一贯艰苦朴素，勤俭持家，从不向队里伸手。如今遇到特殊困难，一定要帮助解决。他又考虑到队里今年要架设输电线路，要新建制茶厂，开春还要修农具、买肥料。生产要发展，资金有点紧。怎么办？这时他马上想到自己箱子里还有十五块钱，是留着做新棉袄用的。“旧棉袄再过个冬吧”，主意一定，取出十五块钱，拔脚就往王林根家里跑去。当他跑到林根家门口时，只听见张林花在里面叽叽喳喳，他急冲冲跨了进去，把张林花吓了一跳。他朝张林花看了一眼，顾自将钱递给林根老婆，说：“婶婶，这十五块钱你先拿去用，要是不够再想法解决。”林根老婆激动地说：

“志坚，你……”志坚接着说：“不要你

呀我呀，我们是阶级亲人，你的困难就是大家的困难。”这时张林花开口啦：“嘿，看人家志坚到底是好干部，真关心群众，不象长生死蛇头抻得紧。”志坚不去理她，帮林根老婆抱起孩子，朝医院走去。

路上，王林根的老婆向王志坚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情况。说是当她孩子病重的时候，张林花来到她家里，先是要林根老婆到队里借钱，可又说志坚这个人很难弄，弄得勿好，钱没借到还要吃批评，还不如近水救近火，先卖点粮食，同意的话，她马上付钱。林根老婆不肯，说是把粮食卖了，明年吃什么？张林花说：“唉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呀！天灾人祸，逼煞老虎，总是人要紧罗。粮食不够的话，明年借储备粮呀，队里介多粮食放着做啥？”

志坚问：“她买粮食干什么？”林根老婆说：“说是她亲戚托她买的。”

听了林根老婆的话，志坚心里更有底了：这张林花到底是啥货色？是得好好查一查呀。

再说张林花从王林根家里出来，一路走一路想：哼，你王志坚天天讲队里的钱勿能乱支乱借，可是现在人家没开口，你倒送上门去啦。好呀，你这门一开，我就挤进来，缺口一打开，钱箱倒扑转。什么架输电线路啦，造制茶厂啦，什么社会主义来到深山坞啦，叫你们什么也搞不成。她想到这里，连忙跑到王长生那里，说是自己浑身勿得过，要医病。王长生以为她真的病了，借给她十五块钱。她拿了钱，跑了这家跑那家，到处宣扬了一番。

志坚从医院里回来，已经中午了。他刚吃好饭，王长生走来说：“志坚，大队里通知，叫你下午去开支委会。”说着又递给志坚一张纸条，说：“这是借条，你给她上上

帐。”志坚接过纸条一看，张林花借支十五块，不由得皱起眉头。他把借条还给长生，说：“长生叔，这张借条不能上帐！”王长生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志坚说：“长生叔，你知道吗，她家里有钱。”

“她有钱？真是空佬佬，张林花的情况我还勿清楚！”王长生不高兴了。

志坚摸出本子，从中抽出一张纸条，递给王长生，说：“你看看，群众讲些什么。”王长生接过纸条一看，上面写道：“张林花，真海威，条子一张钞票来；过时过节八个菜，队里超支百把块！”长生看完，把纸头一丢，说：“真是开玩笑！”

志坚却严肃地说：“不，这是群众的呼声，我们如果不听群众的意见，就会脱离群众！”

“脱离群众？我看象你这样不关心群众的困难，那才要脱离群众！”

“群众真正有困难，我们应该主动帮助解决，可我们千万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呀！”

“阶级斗争？我王长生背着鸟枪搞阶级斗争的时候，你还在摸鸡屎吃呐！你勿要老三老四来教训我！好，好，算了，算了，不借就不借！”说完气乎乎地走了。

志坚赶到门口，一连喊了三声“长生叔！”可是长生头也不回。志坚一看钟，开会时间快到，心想等开会回来再说吧，就到大队里开会去了。

再说王长生今天的的确很恼火，在他看来，这简直是志坚故意找他的岔子，叫他下不了台。他气乎乎地跑到家里，抬头一看，张林花坐在桌子旁边。他把借条往桌子上一丢，对张林花说：“十五块钱勿好上帐，快拿来还！”张林花一看苗头，知道了事情的一大半，心里想：王志坚好厉害呀！可是她

一看长生这气乎乎的样子，又高兴啦。心想，两个头头有矛盾啦，我得给他加点油，嘿！你们干部之间有气，我张林花就好看戏。她开口啦：“啊呀，为这点事体，你也勿要生气，早晓得志坚勿肯，我再苦也勿来求你，害得你生气。不过——我看志坚也太过份啦，你长生是老土地，邻近也有点名气，王家坞谁不相信你，队长也听你的，就是王志坚不买你的账，我看他是想挾独权。其实我借不借钱倒无所谓，只是你以后怎么在队里做事体呀！我想想都为你气煞。”她这一番豆腐里夹刺的话，说得王长生越想越气。

王志坚在大队里开了半天会，学习了有关开展对敌斗争方面的文件，最后带了一个关于张林花的材料，回到村里。他想，应当马上找王长生研究一下，可是找来找去找勿到。他三扒两咽地吃了晚饭，又赶到生

产队“五·七”夜校，他想王长生可能在夜校里和群众一起学习。赶到夜校一看，王长生不在，群众在读报。他就坐了下来。坐了不到一支烟的功夫，只见王长生手捧钱箱进来了。志坚正要迎上去和他说话，他却把钱箱往志坚面前一放，说：“志坚，钱箱交给你，我这经济保管员吃勿落当啦！”这时候，志坚的爸爸开口了：“长生呀，你是志坚的长辈，又是同志，他有缺点错误，你可以批评……”没等他把话说完，王长生气冲冲地说：“我还是他的长辈？我是他的眼中钉！在他眼里还有我王长生呀，你志坚要抻独权就抻吧，队长、会计、保管员，一塌刮子都给他去当！”王长生说完蹬蹬蹬走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忽然从角落里钻出一个人来，谁？张林花。这个人开会从来是躲在角落里的。她听到王长生开火啦，心想，有苗头，所以壮了壮胆子站起来说：“现在的事体也

古怪，同样是贫下中农，为啥有的人生病可以借队里的钱，我张林花有病就勿好借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大家问：“谁借钱啦？”张林花劲头来了：“这还瞒得了我，林根孩子生病，志坚把十五块钱送上门去，我有病借了十五块，他不但不同意，还逼着长生要我归还。大家评评看，这不是明明欺侮我吗？”这时候，王林根的老婆可气坏了，她“啪”地一声站起来，说：“张林花，你勿要头脑发昏，疯狗乱咬人。你要明白，志坚借我的十五块钱是他自己咯！不象你，象旧社会的地主一样，看我有困难竟要我卖粮食给你。你既然有钱买粮食，为啥还要向队里借钱？你那十五块钱就是要退还！”这时有好几个小青年也一齐叫了起来：“欠队里的钱统统还出来！”张林花想不到事情会是这样，吓得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，连忙坐下，随即又偷偷地从后门溜了出去。

面对着眼前的一切，王志坚的心情很不平静。他恨透了张林花，又为战友的掉队而痛心。怎么办？这时，他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：“**谁是我们的敌人？谁是我们的朋友？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**”他心里一亮，“啪”地站起来，捧起钱箱就走。他爸爸连忙叫住他：“志坚，你——”志坚说：“爸爸，我把钱箱给长生叔送去！”他爸爸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对！”志坚正要往外走，一个小青年拦住他，说道：“志坚，你何苦用热面孔去贴他的冷屁股！”志坚说：“不能这样说。记得我刚参军时，有一次行军掉了队。战友们都抢着来帮我扛枪、背背包，还鼓励我赶上队伍。长生叔是我们的阶级兄弟；在社会主义革命当中，眼看要掉队了，我们能不管吗？我们同长生叔是阶级亲，心连心，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呢？”一番话，说得大家口服心服。正在这时候，门“砰”

地一声，王长生走了进来。原来，王长生刚才甩了钱箱出去，心里也很不平静，他左想右想，自己是个共产党员，怎么好这样做呢！对志坚有意见，可以当面提，也可以在党组织会议上解决。越想越感到自己不对，所以走到半路又折回来了。走到门口，刚好听到志坚同小青年的一番谈话，感到心头一热，就推门进来了。志坚一看是长生，连忙把他拉到位子上坐下，诚恳地说：“长生叔，我工作没做好，请你给我提出批评。”呆了一阵子，长生说：“还是你给我提提吧。”这时候志坚的爸爸开口啦：“长生，我们两人是一起在苦水里泡大的，我感到你近来把那背竹筒讨饭、困亭子角的日子忘啦，现在生活过好啦，穷兄弟的话也听不进啦！”志坚也热情地说：“记得那年我参军时，是你和我爸爸一道送我到县里去的，在路上，你们用家史教育我，要我不忘阶级